

人生百态丛书

人生

72岁

桑宁霞 编著

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

目 录

正 气 篇

- 百美图 ⇒ 3
包青天断案 ⇒ 5
刘墉断案 ⇒ 8
新“鲁滨逊”传奇 ⇒ 13
断指起誓 ⇒ 16
酒壮画家胆 ⇒ 22
打你没商量 ⇒ 25
学生当官 ⇒ 26
欠款 20 元 ⇒ 28

义 气 篇

- 士为知己者死 ⇒ 35
智勇双全话专诸 ⇒ 40
忍辱负重话要离 ⇒ 43



出使不受辱	⇒ 46
男人陪嫁	⇒ 48

志 气 篇

拒绝诱惑	⇒ 55
誓不卖身	⇒ 60
中国的索菲亚	⇒ 64
不屈的“黑人母亲”	⇒ 68
抗争命运	⇒ 71
县长下岗	⇒ 74
笑傲洋人	⇒ 76
刘墉气傲和坤	⇒ 80
面对贪官	⇒ 83
眼前亏	⇒ 84

才 气 篇

智捞铁牛	⇒ 89
鹿死谁手	⇒ 91
谁人不识君	⇒ 94
男才女貌	⇒ 96
金子罐	⇒ 99
巧萍姑娘	⇒ 101
媳妇要离婚	⇒ 103
侯先生卖货	⇒ 105

纪晓岚玩雅	⇒ 110
-------	-------

邪 气 篇

教授送礼	⇒ 115
歪瓜配扁灶	⇒ 117
傻小子相亲	⇒ 121
死婴换活钱	⇒ 123
身陷魔窟	⇒ 126
方九麻子	⇒ 131
小玫的丈夫	⇒ 136
一夜风流	⇒ 140
无价的赔偿	⇒ 143
刘涛的一纸家书	⇒ 146
遭遇陷阱	⇒ 150
习得贵的财与祸	⇒ 153

奴 气 篇

西太后照相	⇒ 159
蝗者 皇也	⇒ 166
恭维之至	⇒ 169
贿 赂	⇒ 170
升官有术	⇒ 173





和气篇

- 探花向邻里道歉 ⇒ 179
鸡毛蒜皮 ⇒ 181
给通缉犯化妆 ⇒ 184
游伯佬帮忙 ⇒ 187
穷亲家 ⇒ 188
大肚能容灶王爷 ⇒ 191
灵魂出壳 ⇒ 193

气柄篇

- 魔鬼之师 ⇒ 199
逃匿血案 ⇒ 201
冤家路窄 ⇒ 204
赏谁的脸 ⇒ 205
打滚儿皇帝 ⇒ 208
血的教训 ⇒ 209
殊死冤家 ⇒ 212
杀子复仇 ⇒ 217
粪水泼新娘 ⇒ 221
金不的“新娘” ⇒ 224
鱼鹰鸭子官司 ⇒ 227
仇人相见 ⇒ 229
谁先发丧? ⇒ 232



正
气
篇





百 美 图

公元 627 年,李世民登基,百业俱兴,国富民强,一派升平景象。

谁知天下刚刚太平,李世民便听信奸臣谗言,下旨要在民间选美女百名,然后绘成百美图,送他过目御圈。李世民考虑再三,将此旨交给了朝内老臣魏徵,说来也怪,一向以直出名的魏徵,这次却二话没说,就接旨担任了“选美总监”。

魏徵接旨后,稍作准备,便带上几名随从离京到全国各地去督办选美之事去了。

不觉时过半年,选美期限已到,这天早朝,魏徵上殿复旨,双手呈上一个绢册。李世民接过一看,只见绢册封面上写着《神州百美图》,顿时龙颜大悦,随手翻开扉页,上有题诗一首:



帝王天子一国君。
三宫六院自古承。
献上百娇百美图，
万岁御笔任选遑。

李世民欣然一乐，赞赏的拈拈胡须。当他翻开下页时，不禁傻了眼，绢页上画的根本不是什么美女画像，而是一位位长须清癯老者，姓名、年龄、居住地址及其学识、道德人品等。李世民感到受了戏弄，顿时将脸一沉，说道：“魏爱卿，朕让你去选美，你却将此清癯老者选来，是何用意？”魏徵赶忙奏道：“禀奏万岁，后面美人多着哩。请皇上细细过目，认真选就是了。”

李世民也算是大度皇帝。他耐着性子，一页接一页地翻下去，百幅绢画中有老有少，有地方官员，也有粗布麻衣百姓，每幅画像下面皆有题记，李世民翻到最后一页时，又有题诗一首：

创业不易守业难，
勤政艰辛淫乐欢。
历代昏王爱美女，
明君爱贤爱江山。

李世民不愧为是有道明君，他阅毕百幅绢画，读罢题诗，顿有所悟。于是将绢册一合，故意将脸沉下，问道：“魏爱卿，今日你呈给朕这牛头不对马嘴的《神州百美图》，可知有欺君之罪吗？”魏徵神情自若地答道：“皇上，微臣此次选美，是选其品质而不在形美。今奉呈皇上的百美图，都是微臣再三选出的上品美人。奏请万岁细心品美，慎重遴选，也许能从中选出绝代佳人。



万岁若认为微臣的选美，有悖圣意，我魏徵甘愿受惩。”

李世民听了，笑道：“好一个挑其品美不在形美，魏徵呵魏徵，你不但是我的镜子，还是我腹中的蛔虫啊！朕定要细细品美，慎重选美，多选几个大美出来。呵，哈哈哈。”

后来，李世民果然对魏徵的《神州百美图》下了一番功夫，每坐在龙案翻看，细细品美，从中慎重挑选了一些美人，这些贤士被录用后，皆为国为民办了许多实事、好事，深受黎民百姓的赞誉。

包青天断案

包公带人出巡各地，这日刚到建城县衙，就听得衙前敲响三通，有人来告状。包公立即升堂问案。原来是铜东乡人罗继祖闻知包公出巡到县，特赶来状告刘光宗强占闷水湖，逼死父亲一事。

刘光宗和罗继祖的父亲罗耀宗是嫡亲叔伯兄弟，两人一同经商。

一年听说广西罗田一带，缺乏盐茶布匹等物资。他们兄弟就运一批到那里经销，一出手就赚了大笔钱。接着，他们又从罗田买回了大批土特产运回城里出售，很快就发了财。后来他俩就在罗田落户安家了。

刘光宗住在罗田附近的磨山坳。这儿山清水秀，景色宜人。坳上有个闷水湖，湖水清澈。这是个水母湖。附近的农田全凭它来浇灌。刘光宗见这个湖有利可图，就想占为己有设法把湖



水堵死了。

下流大片稻田，因无水浇灌，土地龟裂，严重受旱。乡人议论纷纷，跃跃欲试地要求前往磨山坳挖通水渠。

罗耀宗怕闹出大乱来，站出来对大家说：“刘光宗是我的老表，还是让我先去问个明白吧？”

第二天罗耀宗起个大早，来到坳上找到刘光宗。说：“兄弟呀，如今下游无水，田地枯旱，请放水灌溉。”谁知刘光宗却一本正经地说：“你们下游的乡民没交水钱，放什么水呢？”

罗耀宗一听，十分愤怒，指着刘光宗的鼻尖说：“这闷水湖一向是磨山罗田共有的，交什么水钱？”刘光宗却故作惊讶：“这闷水湖我早年就买下了，难道兄长至今还不知道吗？”

不管罗耀宗怎么说，刘光宗一口咬定闷水湖是他买下的。罗耀宗从磨山坳回来，对众人说了，大家都很气愤。第二天便到县衙来告状。

县令升堂问案，刘光宗一口咬定说：“当初我买下这湖，就担心有人眼红，所以在闷水湖周围种上竹子，作为标记。现在竹子已长到高过人头了。请县太爷亲临视察。”

罗耀宗理直气壮地反驳说：“我昨天还到过闷水湖，连一棵竹子都没有，怎么今天就有竹子高过人头了？刘光宗分明欺上瞒下，想吞霸这闷水湖。”

刘光宗说：“大人亲临视察，如果湖边没有竹子，我情愿把整个闷水湖送给罗耀宗，但如果种有竹子，则要重重处罚他诬告之罪！”

当即，知县大人带一班衙役，坐着轿子来到闷水湖一看，果然闷水湖周围全是高过人头的竹子。

糊涂知县事先已收到刘光宗的重金贿赂。看到此情，也不



分青红皂白，令衙役升堂把罗耀宗押回衙门重打五十大板，并下发判决书，判定闷水湖永归刘光宗所有。罗耀宗哑子吃黄连，有苦说不出。回去后，闷闷不乐，从此，一病不起，临死时，吩咐儿子罗继祖，一定要上告，让闷水湖回到乡民手里！

包公经过多日明查暗访，早已心中有数。便决定在磨山坳公审闷水湖。告示一贴出，四方群众奔走相告。

至公审那天，整个闷水湖人山人海，只见湖边大松树下，摆着一张案台，包公静坐椅上，张龙、赵虎、王朝、马汉分立左右，旁边坐着知县。原告是罗继祖、被告刘光宗。二人跪在地上。

时间一到，包公站起来拱手说：“各位父老乡亲，本官今天特在此审问闷水湖。就见包公不慌不忙地离开案台来到湖边。轻轻地对着闷水湖发问：“闷水湖你究竟是什么时候卖给刘光宗的？快快如实招来，免受鞭打之苦。”包公又厉声喝道：“还不老实交待清楚，今日定要让你开口。”说罢向左右一招手，张龙、赵虎、王朝、马汉四人就虎虎地走到湖的四个角。每人从湖边拿起一根竹问道：“你们什么时候卖给刘光宗的？”“谁人经手？”不一会儿，湖边的竹子被拔得七零八落。这时，包公又拔起一根竹子，大声叫道：“乡亲们，这些竹子已经为闷水湖说话了。”

众人如坠云里雾里。包公继续说道：“这湖边长着高过人头的竹子，为什么能一拔就起呢？大家想想看，这竹子究竟是新的还是旧的？”群众纷纷走过来，仔细看后，齐声说：“这竹子都是新插的。”

这时包公回到审判台，一拍惊堂木，声似惊雷：“刘光宗，闷水湖已将事实供认不讳，你还不从实招来？更等何时？”

刘光宗脸色苍白，跪下，把如何买缸种竹，如何半夜移至湖中的事，全部供认出来。原来，他事先买了许多大缸，在里面培



土种上竹子，等竹子长得高过人头再移至湖的周围。

包公最后宣布：被告刘光宗上欺官府，下压村民，霸占闷水湖，重打五十大板，罚白银一百两。闷水湖归磨山、罗田两寨共有。原县令贪污受贿，办案糊涂，撤职查办。老百姓个个拍手欢呼，无不夸包青天公正廉洁，为民谋利。

刘墉断案

乾隆年间，刘墉在保定府当直隶总督的时候，有一次，他外出视察来到直隶高阳县地界。突然轿前卷起一阵儿旋风，遮天蔽日，尘土飞扬，把轿顶子都掀开了，那旋风刮来刮去，猛然把路旁一个上坟小妇女的衣服掀起个角，露出里面鲜艳的大红棉袄，刘墉顿时疑心，便叫家人去看。张成、刘安一看，坟头是新的，坟旁坐着个年轻妇女正在哼哼唧唧的，跟唱小曲儿似的。张成、刘安觉得奇怪，便把她带到刘墉轿前。刘墉问：“你叫什么名字？哪里人氏？坟里埋的是你什么人？”

“回大老爷，小女子名叫黄爱玉，本地王家庄人氏，坟中所埋是奴家的丈夫。”

刘墉一看，这妇女虽说死了丈夫，但没有丝毫的悲伤之情。再一看，虽说有几分姿色，但眉宇间却暗藏着淫荡之气。刘墉问：“你丈夫因何而死？”

黄爱玉一听，脸色突变，吞吞吐吐地说：“半……半个月前，奴家的丈夫……偶得伤寒，因久治不愈而死。”

刘墉听了，更觉得漏洞百出，伤寒病怎能一时致人死命？统



共才半个月，就叫“久治不愈”吗？于是，就要命手下人开棺验尸。黄爱玉见自己说走了嘴，又不好当面改正，便撒起泼来，“死者是我丈夫，你凭什么随便开棺？”

“不管死人活人，只要有冤屈未报，老夫就要为他鸣冤昭雪。”

“谁人所告？”

“刚才那遮天蔽日的大旋风所告。”

黄爱玉一听，嘴里没词了。

刘墉不管她同意不同意，就让手下人挖开坟头，打开棺木，把死者的里里外外，浑身上下查了个遍，竟没有发现丝毫的破绽。这下罗锅子可傻眼咧，只好又把死尸装入棺木，重新埋葬了，这下黄爱玉可来了精神，像抓住了理把子，嘿嘿冷笑了几声：“怎么样啊，我的大老爷，没有达到目的吧！”刘罗锅子狠狠瞪了她一眼，没有答言儿，心里可挺不是滋味儿。

刘墉回到住所，怎么想怎么憋气，明明有这么多疑点，怎么会验不出来呢？第二天，他扮作一个老道，来到王家庄私访。刚要进村，就下起雨来，刘墉见村边儿有几间草房，便紧走几步，上前敲响了门，开门的是个老太太，她见是个老道，便说：“道长是来化缘的吧？”

“不，贫道想借个光，在这儿避避雨。”

“那就请进来吧。”

老太太是个热心肠的人，见刘墉浑身淋了个湿，就说：“天怪冷的，你把衣裳脱下来，我给你烤烤吧。”

老太太正烤着衣裳，她儿子刘青回来了，见他妈正给老道烤衣裳，当下就翻脸儿咧：“哪里来的杂毛老道，敢到此找便宜。”

老太太连忙劝道：“孩儿不许无礼，这位道长是来咱家避雨



的，我见他的衣裳全淋湿了，才让他脱下来烤烤。”

“他哪儿烤不了，干吗非到咱家来烤？”

刘青说罢，就拉着刘墉去见官，刘墉怕把事情闹大喽，耽误他的正事，从兜里掏出五两银子，顺手塞给了刘青。这刘青外号“膘子”，是村里有名的赌徒，一见那白花花的银子，能不高兴？连浑身的汗毛眼儿都乐开咧。他见刘墉有银子，眼珠儿一转，来了个主意：“你光着个身子，让我妈给你烤衣裳，要传扬出去，有多么难听？我看咱们两干脆拜喽盟兄弟吧，我妈就是你妈，你妈也是我妈，妈妈给儿子烤衣裳，到哪儿去也不算况外，你说呢？老道？”

说实话，刘墉哪愿意和他拜什么盟兄把弟呀，可如果不拜，又怕他缠着不放，咳，拜就拜吧，拜了盟兄把弟，认门亲戚，查访起来也就方便了。于是，二人摆好香案，燃香焚好。按照年龄，刘墉为大哥，刘青为小弟。刘墉说：“既然我们已成了兄弟，从今往后，有什么秘密事儿可不能随便往外说呀。”

“那当然啦。”

“你知道我是谁？”

“不是来避雨的老道吗？”

“不是，我是直隶总督刘墉，外号刘罗锅子呀。”

刘青一听，吓了一跳：“哎呀，闹了半天，你是总督大人哪！”老太太一听，也吃了一惊：“有你这么个干儿子，俺可是烧了八辈子高香啦，那你到俺村干什么来啦？”

刘墉说：“实不相瞒，是为访查你们村黄爱玉之事，你们知道她丈夫是怎么死的吗？”

刘青一拍大腿：“咳！这事，算问着咧，她家之事我再清楚不过啦。”



于是，刘青便把黄爱玉如何伙同张武举谋害丈夫的经过讲了一遍。

原来，黄爱玉的丈夫叫朴贤，别看他长得没有三块豆腐高，不像个人样，却偏偏摊上个风流妖艳的漂亮媳妇，天下事就是这么怪。从黄爱玉过门那天起，就一直和临村的张武举私通着，两个人明辅暗盖，只是瞒着朴贤一人。这天，朴贤和刘青耍钱，刚刚耍了一会，朴贤就输急了眼，他一溜小跑逃回家门，妄想赖账。那刘青也不是省油灯啊，他追到朴贤家门，见大门紧闭，便翻身跳进院里，心里话：哼，你想占便宜？没门儿，等你睡着了非偷你个精光不可。刘青躲在窗外，却听到黄爱玉说：“这是我的表兄，来咱家串门，你也陪着喝几盅吧。”朴贤气喘吁吁地说：“好，好！”刘青用手指沾上唾沫，往窗纸上按了个窟窿，他透着窟窿往里一瞧，哎哟，那不是张武举吗？他怎么敢公开露面了呢？时辰不大，张武举和黄爱玉就用甜言蜜语把朴贤灌了个醉，像头死猪似的，歪到一边去了。黄爱玉说：“哎，你把那玩意儿拿出来吧，到时候了。”只见张武举从腰里抽出一个小竹筒，对准朴贤的大嘴往里便倒，可倒了半天，好像没有倒进去。黄爱玉说：“怎么那毒蛇不往里钻呢？”张武举说：“可能他嘴里有酒味儿，你划根取灯儿（火柴），用火烧它。”果然这办法很灵，黄爱玉用火一拷竹筒子，可能是蛇尾巴挨了一烫，便很快钻进朴贤的嘴里。顿时，疼得朴贤左右翻滚，嗷嗷直叫。他们俩又用被子把朴贤蒙上，死死地搂着不放，不到片刻，被子里就没有什么响动了。

刘青看到这里，一切全明白了，不由地出了一身冷汗，啊，原来这对狗男女这样可恶呀！后来，他有心想去官府告发，一来怕张武举有权有势，二来怕他的武功，弄不好，套不住狐狸，反倒惹一身臊。于是，就不声不响地把这事压下了。



刘青讲完了经过，又对刘墉说：“刘大哥，这回你要再开棺验尸，我跟你去作证。”刘墉点了点头，便回到了住所。

第二天，刘墉又乘轿来到王家庄，工夫不大，张成、刘安就把黄爱玉带到轿前，她假装镇静地说：“大老爷传来女子不知为了何事？”刘墉说：“还是为你丈夫之事，老夫今日要再次开棺验尸。”黄爱玉听了，心里“咯噔”一下，把脸一拉，立刻大哭大闹起来：“你这大老爷，我与你往日无仇，近日无冤，你为何再二再三地折腾我一个民女呢？”

刘墉听了她的质问，心里话：好你个泼妇，事到如今，还敢嘴硬，便说：“只因你丈夫死因不明，老夫必须二次验尸。”

“如果再验不出来呢？”刘墉这下可火咧：“我宁愿弃官不做，回家为民。”

说罢，就让手下人掘开坟头，打开棺木。只见刘青上前解开朴贤的衣服，从腰里抽出一把尖刀，对着朴贤的尸首叩了三个头，然后说：“贤大哥，小弟刘青与你生前本来不错，今天为你开膛破肚，只是为了给你伸冤雪恨，想你在天之灵能够谅解。”说罢，一刀下去，就见朴贤的肚子里果然有条毒蛇，已经闷死了。罗锅子一见毒蛇，立时火起：“大胆泼妇，事到如今，你还有什么说的？”黄爱玉狡辩说：“我们这是蛇圈地，人一入土必被蛇钻。”刘青说：“不要狡辩，你们那天的举动我从头至尾看了个清楚，如果是蛇钻了尸首，为什么蛇的尾巴会烧喽呢？那不是你点得火吗？”

黄爱玉见人证物证俱在，实在赖不过去了，就像一个泄气的皮球，一下子瘫倒在地上。这时，刘墉见张成、刘安已把张武举押到轿前，便当场宣判了他们的死刑，奸夫淫妇得到了应有的下场。